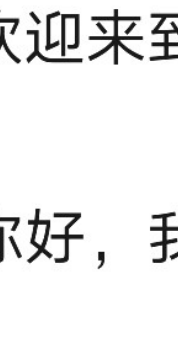


48 | 中年期使命 (二)：如何传承人生经验？



陈海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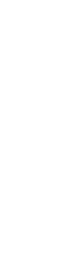
09-02 19:1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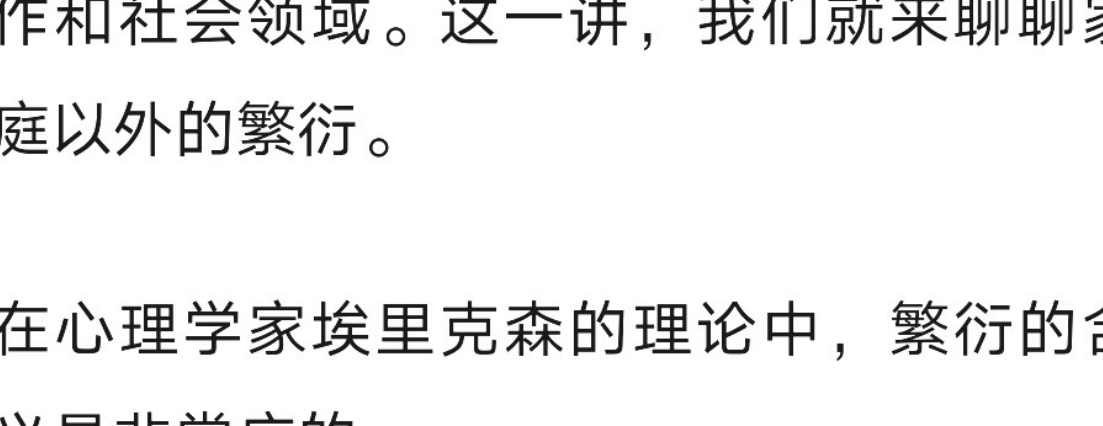
48 | 中年期使命 (二)：如...

11:48

10.81 MB



陈海贤 亲述



欢迎来到《自我发展心理学》。

你好，我是陈海贤。

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家庭里的繁衍。其实，繁衍不仅在家庭里，还发生在更广阔的工作和社会领域。这一讲，我们就来聊聊家庭以外的繁衍。

在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理论中，繁衍的含义是非常广的。

比如，在工作和休闲活动中保持活力、对生活怀有热情和好奇心、积极教导和关爱他人、为社会和他人谋福利、维护公平和正义……这些都具有繁衍的性质。

繁衍的核心含义，就是我们能够借助这些活动，突破自我的限制。否则，你就会在衰老的恐惧中陷入停滞。

繁衍的三种形式

那么，到底有哪些繁衍的形式呢？

我归纳了一下，主要有三种：

第一种繁衍的形式，是创造性的工作。

在埃里克森看来，创造就是一种特殊的繁衍形式。人家经常说，创造一个作品就跟生一个孩子一样。

原因就在于，创造就是通过你的劳动，把某些你之外的东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而一旦它诞生了，它就会独立于你存在。也因为不断把独立于你的新东西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创造就变成了一种突破自我限制的形式。

所以很多从事创造工作的人，不容易有停滞感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事务工作的人，会在中年时陷入焦虑，并希望转向创造性的工作。

第二种繁衍的形式，是传承。

前段时间在校友会上听阿里云的总裁王坚老师分享他的成长经历。他说：

“我原来在学校，很年轻就被评为教授了。那时候跟我工作的老师，很多年纪都比我大二三十岁，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。

后来离开学校，一路辗转，加入阿里，忽然发现周围跟我一起工作的人，都比我要年轻20岁了。这让我很感慨。从跟比我大20岁的人工作，到忽然跟比我小20岁的人工作，我就会想，除了我自己的工作以外，我还可以做些什么？

当时别人替我做了这么多，那现在反过来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这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工作价值的判断。”

年轻的时候获得年长者的帮助，人到中年时开始帮助更年轻的人，这种传承，广泛地发生在工作领域。这种传承，也意味着从年轻时的新手，向中年时的专家的转变。

传承这种繁衍形式，在一些传统的“手艺人”或者“匠人”的工作中，尤为明显。

在工业化以前，你要学一门手艺，你要先拜一个师傅。这是一个很郑重的仪式，师傅都知道收一个徒弟的分量，不仅是要负责他们的职业生涯，也要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师。

师徒既是一种工作关系，也是一种包含情感的家人关系。

他们繁衍的形式也很像，只不过联结师徒关系的，从血缘变成了手艺的传承。不像现在，工作中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利益关系，连研究生都把自己的导师叫老板了。

工作中的繁衍，就被这种生硬的社会分工给切断了。

传承这种繁衍形式，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：一种是技术上的，一种是关系上的。这两种传承都包含了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，因此都有繁衍的含义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说技术上的传承。

我们都读过很多武侠小说，在武侠小说里，师父如果悟到了什么武功绝学，是一定要想办法传给弟子的。如果这种武功失传了，师父就会留下遗憾，观众也会跟着电影的主角一声叹息。

他们在叹息什么呢？

他们叹息的是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技术、武功、管理经验，都有超越个人的存在价值。它不该随着你的老去而消失。

即使这些经验是你总结的，或者是在工作中摸索出来的，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不属于你一个人的，而是属于全人类的。你只是它们的保管人。

越是重要的技术或者经验，你越有传承的责任。如果你接受了这样的责任，那你就通过传承超越了自我。

家庭治疗大师Haley去世的时候，米纽庆曾经给他写过讣文，里面有一句话：

我们用一辈子积累而来的知识，已经普遍地影响了下一代的咨询师，他们不一定记得我们的名字，但那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。

这句话是这种传承最好的说明。

那如果我拒绝传承会怎么样呢？毕竟，这是我好不容易学到或者发明的东西，凭什么要教给这些年轻人，让他们占便宜呢？不是说教会徒弟，饿死师父吗？

如果这样，那他就不会有繁衍的感觉，很可能陷入停滞的恐慌。

当然传承不仅是技术上的，还有关系上的，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老人，愿意辅佐年轻人，帮助他们成长，成为他们的榜样和领路人。

这是一种带着敬意的担子，它需要你的付出，而你也是在这种付出中，超越了自己。

米纽庆去世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，叫《最后的吉他》。

里面讲到，米纽庆八十多岁那年，老师请他去北京讲学，那时候米纽庆就跟她说：

“你知道著名的吉他手Segovia吗？我和他一样，给我一把吉他，我就会在台上奏出音乐，但是走下台来，我只是一个老头儿。你现在要靠你自己了，你不想为自己的民族做些事吗？你不愿意在自己的地方发展吗？”

老师当时热泪盈眶，不停地说：“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你的吉他。”

我理解她当时说不要，一是因为她不愿意承认米纽庆的老去。二是因为她知道这个吉他背后的责任。

我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洒脱、不愿意受拘束的人，根本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。可是，她说：“我也不知不觉就接过了他的吉他。”

这几年她一直在香港和内地两地飞，教导一些年轻的咨询师。每次在她的课堂里，我都会感觉到，她是那么真诚地想把她会的东西交给我们。

她自己是个老太太了，可是她的工作量都很惊人，上课、督导、见个案，几乎每次都是从早到晚，马不停蹄。这让我们既佩服又担心。

有一次，说起某个著名咨询师在授课的途中去世，她还跟我们开玩笑说：“我也在想啊，我都这么老了，万一哪天我也在这里出事了，你们知道怎么把我弄回去吗？”

从她身上，我看到一种传承的责任。

一方面，传承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另一方面，她能这么豁达地面对衰老这件事，跟她承担起了这种传承的责任是有关的。这种突破自我中心以后带来的豁达的人生境界，就是繁衍带来的回报。

第三种繁衍的形式，是回报社会的使命感。

无论是家庭的繁衍，还是工作中的传承，一般都会限定在和我们自己亲近的人中间。比如孩子、学生、下属。但是使命感是传承的深化和扩展，它会把这种繁衍，扩展到我们不认识的人身上。

因为我的老师经常讲米纽庆的故事，我还